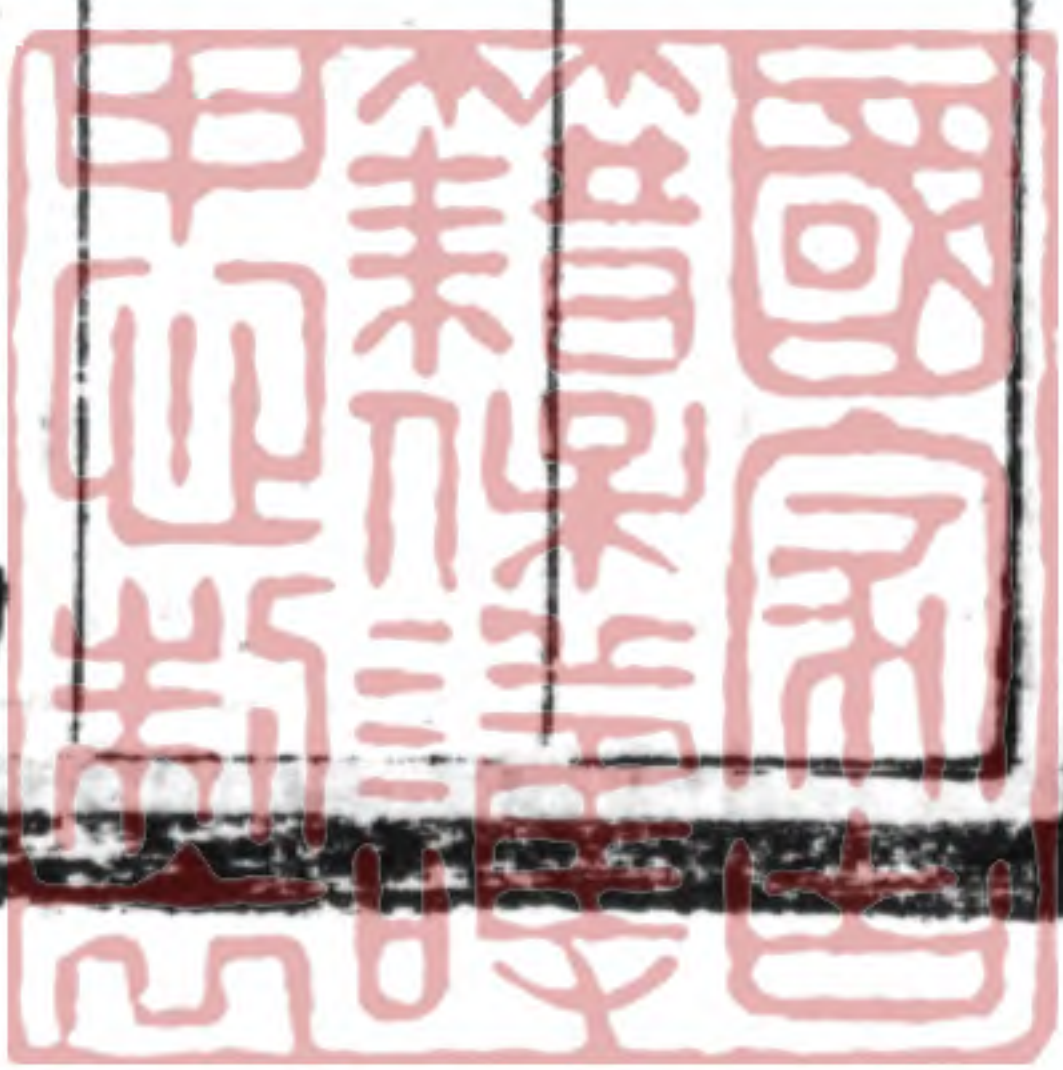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六十五則

蕨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徃徃隨所值以爲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羸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人煮木爲酥南方人饑餓群入野澤掘鳧茈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黎藿以給食晉郤鑿在鄒山兗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爲糧魏道武



亦以供軍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樂
岨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
平鄱陽境皆繇亘百餘里山出蕨其乾道辛
卯紹興癸丑歲村民無食爭取其根率以昧
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
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取食之如粬粣狀
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
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
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
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
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
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
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
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
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
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閱居明州城

中途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
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
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
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
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
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
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
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
剛居明之林林在岩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

使顓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
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
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
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
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靳
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
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
它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
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

不安其分武斷彊枝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
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
潔爲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
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
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
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
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
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
受之無傷也日章笑荅曰一衣與萬鍾等耳

倘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
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
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
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
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
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
君用心明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

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隸州教
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魯南豐
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
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
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研有聲當徹天有
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
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
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抗無已越境見之於
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

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
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
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倍
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
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

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春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乞與佯狂老萬回東軒云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迹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竒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游羅浮云還須畧報老

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
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
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餉魚云誰似
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
端叔云此是老牛馘是皆以為助語非真謂
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
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
故人餘老龐老渾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
老韶老可能為竹寫負不知老焚幾時歸之

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遇老元偷格
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
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
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
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
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
貫讀者或以為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

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
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
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青瑤殿深銅餅
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
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
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
下文翻覆鋪叙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
畢一生摸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鬪鷄初賜
錦舞馬既登床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

游終一閔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
木黃 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
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
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
皆列于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戴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
有迫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常昭注云有

兩福擇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生主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夫孳孳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為惡而特以不麗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為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

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

宣仁之誣謗未明致

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

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
括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
教授為府作謝曆日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
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
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
讀者以為駢儷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
害今
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
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
寺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
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
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
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
永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
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
公又跋云乘聞闕篋中書得先公相國所收

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
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
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
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
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
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
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
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
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

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
三日雖今所傳云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
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
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
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
如浙西西川山西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
其父手澤不言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
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

清涼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
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
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
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
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
故倡女不以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
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

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
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
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
娉婷十七八夜淚似貞珠。雙雙墮明月借問
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
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
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於漁色然鄂
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
之疑唐人不議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

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文宣高頴佐隋文帝劉文静佐唐高祖終之篡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彧以不言伏后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為揚情所譖頴以為相畜妾為獨孤后所譖文静以妾弟告變為裴

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從容問道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為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臥步出府門道成之子頤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為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朓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其弟淪為吏部

尚書肫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
心蓋惡鸞而末如之何也肫之致節行義凜
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為譏斯亦可恕也已
續筆於士匄韓厥下畧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

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
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
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

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
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
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
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
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
山居山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
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
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
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

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
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
小處無音樂
之長安不見無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
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
長沙召還後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
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
長卿張祐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
句云。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論落自心知。眼
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
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
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
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
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
年大減任子。負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
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

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照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

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坎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

拾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濬上疏論事昭圖坐
貶令攷遣人沉之於墓頤津賜濬死資治通
鑑記其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
起居郎濬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
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
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
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
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
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
白獨艱辭數四上敷論中不能奪王曾聞之
亦乞寢恩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
議大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

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
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
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
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
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
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
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
詔不允學士蘇武軾以為朝廷豈以執政六

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既無授受
之名僅以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
為詞伏望從其所請

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
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丞相
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
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為使學
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為言

高宗不許紹興五年七月

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參政
陳騏除知同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
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進且非覃恩
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
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
畧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
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

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
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
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
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
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
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
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
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
不納到狀及遣寺司條流不取宗室充係落

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
分予案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
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畧云皇三等以上親委
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
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
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
位下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

諛之臣唱為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
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
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
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奸焰雖寇萊公亦為之
而孫宣公夙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貞錄出
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
予畧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
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
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

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難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途以致身播國屯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臣切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傳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數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弊求和於契

丹甃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終畢東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

國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揚國忠既誅乃諭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悟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悟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跡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姦愼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

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懽漢武誅之

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奸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北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為是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

生禍亂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赦恩為害

赦遇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平則惠奸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最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

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禍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餽僧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為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為帝常脩公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有勅葬

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為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

矣符堅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為姚萇所執始禁人為讖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兆豈非言久當為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

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

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
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
網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
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
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
以為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
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歛陽城守道州賦稅
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
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

序云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
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
已竭而歛不休人益窮而賦愈急韓臯為浙
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澣至死一時所
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
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
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

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有唐武后補關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為泛濫張延在雍丘才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苓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大保之

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管籥者亦乎為司空太保常莊浣花集有贈僕者揚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他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努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

鎮盛彊武夫得志終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
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
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
改三公為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為武階
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葉夢
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
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為儒者之榮
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出身羞
為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
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
師巡檢軍使渾公兪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
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
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童誨敷奏方知悉
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常膳十
日以謝幽寬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兪削官杖
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

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大乙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乙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乙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乙有百六之厄皆在人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

得五福太乙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乙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乙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乙宮于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之東於是為中太乙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乙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

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蔡恤綿
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曠庸詎知非入
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興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
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特進右丞相議者或
謂

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
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涖職越六日詔改除樞

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
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
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
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
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
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熈為中大夫知樞
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
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為
特進熈處之不疑捨此三人外蓋未有之若

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為昭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

國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

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為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為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適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常莊奏詞

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
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群
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廷筠劉德仁陸逵傳錫
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
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
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
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
三署勅蔣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
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

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霑科級年齒已高者
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
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
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
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
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
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
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接

言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授官
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
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容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
及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
於開泰寺作功德䟽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
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
黍改館徒鎖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
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
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歐血伏願盛德之

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
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
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息者出迎於城
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為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
蠶起除兼准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
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
州谷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

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歛
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
璫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
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令靳
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判連衡何以待之方含
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
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
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
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

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婁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危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宦簿綿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

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旨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拔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徂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

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忘
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
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私意賞有功
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前宿負云
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
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
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

令詔冊下而搢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
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叩
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按前輩及近時綴緝
工緻者十數聯以貽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
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穿中
餓虎暫為掉尾之求羴上饑鷹終有背人之
意蘄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
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
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

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
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
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
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
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
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䟽曰至哉
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
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
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

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
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
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
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
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
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
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
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

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
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春既安劉氏理知
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
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于七旬簫
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
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
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歷境見任
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
不以為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鄰郡

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為平亭其事鄰守
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
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
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為中書舍人試
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
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諄
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

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
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
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
曰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
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
至此然君異於噐代價可乎知徽州其鄉群
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
幾以口語出守叩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

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揚政除太
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
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
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
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才七人其用事精確
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訥賀啓曰早登黃閣
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
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
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五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
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
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
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
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其
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
賀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
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

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
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
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
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
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為秋辱莊子大椿
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
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
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

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末嘗輒增一字

淵聖乾龍節䷗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

藝祖

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僕緼紛之况雷雨作

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
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
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
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
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
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
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
史單特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蓋不

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
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
刻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

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知照四方既下
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支本百世茲載錫於蕃
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
刑蔚為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
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
受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為

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

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覲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師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為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待中姑奉會檜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决壞渠為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謔用老杜石犀

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師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

哲宗寶訓轉官曰念宜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維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

不二心之臣師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以
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田練而慨然禮應
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燿前徽
時

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
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
晏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勲聞

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
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僕
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
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

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
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
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啓中興
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

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師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稅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

曰李廣數竒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青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弟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掛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克國之忠生入玉關門竟負班超

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
聞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師王
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
為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
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犧象不設已廢
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州神
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游具嚴渙命驅厲
鬼兮山之左終相此拜青城山蚕叢氏封侯
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

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
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
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
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
旋至大用贈母詞曰歲盟府之國功不殊魏
降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
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
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
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人

者侔於天大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
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
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
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闡
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
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
間館獨冠臯伊之倫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
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
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

王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

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
詔謀批以早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
旱咎證已深雖三日以往為霖憂端木貫餘
不勝書唯記從元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
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啓曰襟袂相連風愧
末親之孤陋雲泥縣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
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

文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有人生意氣合
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常書記
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記于此但以傳示
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
標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
呂衡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
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

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
及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釀麗閑遠之外
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
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
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
吟諷不足案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
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
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
稱也

四

容齋三筆卷第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騏自叅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汝愚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案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

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寔為得

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債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宗清恭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

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
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
戎大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
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
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
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
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
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温公
嘗詆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

末為相至

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
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
河東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
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
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
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
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燕居讀佛書歌詠
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

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

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狼躩不

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刑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鈇鋤滄浪

柳子厚鈇鋤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

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蔚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弃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鈇鋤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省臺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
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閑曹之
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
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封司法餘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
父至少師止案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
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
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之少師也生為
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

太國公歐陽公位叅知政事太平少師後以
諸子恩至太師克國公而其子棊亦不過朝
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
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
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
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
子贈至太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贈百戶無
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

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 實封加一百今不復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

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

人吾輩當自檢點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興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于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

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媪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

未聞聊記異見予切謂因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為温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

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

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鏗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官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紀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鬻賣祠度部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

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北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

炎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飾不害其為盛唐

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案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

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凡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迹尸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周世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徃徃寘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

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脩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複襦不辦

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孟字只是最長最先若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李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

也言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追羣李善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弟以為己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

宏夫坐上未深知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
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曰
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
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躋攀謝車輿自辨
兩不借捫蘿覓幽磴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
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
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泛泛梗流事與浮
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為天所赦明發還問塗
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友絲詩

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
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
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
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
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
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予為序時予
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
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
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又如士衡俊年與正

平齋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
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
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
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
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闌十
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
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床夜語不成寐。往往

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
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
花已空海棠樹。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
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
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
思頻寄似。時謝思景為叅議官故卒章簡之
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
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群子。大
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

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
為說萬事總如此句缺兩急湏了却公家事門
外不知春有幾句缺三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
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氏多引韻
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
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
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
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洋滿歸晦叔以

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
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
於世兩相聞閑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
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
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歸時却
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性到中年
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清江上
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
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

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戒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

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

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人任子中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

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歧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易公至宰相周茂公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奉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耳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層畫

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科諸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絕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尺須及一十二兩其絕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出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

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汧萊厲以耕桑薄其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劍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

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者
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
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
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
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

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
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
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
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亦未
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它官者甚多
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
極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

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
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
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
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
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
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
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
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
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
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
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
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飭女浮之河中而沒
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
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

巫姬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予案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紀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祐佑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眡蕘蠡齎臯獻桌蚪糲簪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

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

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
力爭以為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
之

鄂州興唐寺鍾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
小閣有鍾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
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
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
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

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
能曉五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
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父同
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
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
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更可證也鄱陽浮州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鍾
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鍾皆刺史呂師造題官
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則

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
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
不書予又按揚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
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
也

禰衡輕曹操

孔融薦禰衡以為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
霜雪疾惡若讎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
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
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自得
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
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
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
楊脩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得祖融修
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

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
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
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武觀其所著鸚
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
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
旋於毛羽固殊志而異心配鸞鳳而等美焉
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
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
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險巖豈言語以階亂

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
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
報德甘盡辭以效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
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
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群英鏘鏘振金名句句欵飛鳴擊鸚鵡喙孤鳳
千春傷我情此詩最為精當也

韓魏公為相密與

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內先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

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文入字雖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唯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日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漏泄如此

其詳見於所記見聞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
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與之乃似用於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
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絲係
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
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

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
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
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金之重上懸之於
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
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
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
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
李善注文選有之子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
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

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
下云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
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
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
四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
文略無楚漢間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
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
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
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
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
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蕭蕭宵征抱
衾與裯兩句謂諸妾蕭蕭然而行或早或夜
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狀帳也謂
謂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
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
比何至於抱衾而行况於牀帳勢非一己之

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
者遠適夙夜征行不可慢君命之意與殷其
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
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
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
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

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
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
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記作
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
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
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
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切意桃源

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
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
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
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
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
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
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

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
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
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
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
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
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為宮傳亦不及祖也
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
年郊赦伯兄以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
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

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不再行下
時祖母及父母以至極品於是以祖為言遂
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
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
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
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
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昴為留亦見

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如營室為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谷齋三年卷第十

卷第十
谷齋三年卷第十

